# 蜀中廣記

一八

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按臺在古涪陵縣

西漢

扶嘉朐䏰人秦始皇時雲陽有婦人浣衣于湯溪水上見一物流近岸視之龍也惶駭伏地龍蟠據其身須臾去歸而有娠彌月生嘉即能言道人禍福巧發奇中遠近神之及長有智謀沈毅端重漢高祖王于南鄭聞其名徃見之因問計馬嘉勸高祖定三秦取關中以形勢

制天下高祖以爲廷尉刑罰無枉遂封于朐䏰賜姓扶
以其有匡扶之績云

東漢

尹珍牂牁人桓帝時從汝南許愼學受五經還牂牁以
教其鄉於是南域人始知學仕

嚴尊字王思巴郡人爲揚州刺史惠愛每當在民遷官
吏民塞路挽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
妣義送者齎錢百萬欲以贍其家王思子徐州刺史羽

董和字幼宰江州人初仕劉璋為成都令是時蜀土富實俗尚奢侈和躬率以儉所在皆移風遷巴東屬國都尉吏民相攜乞留璋聽留二年遷益州郡太守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驩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其追思之如此子允

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
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
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

晉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少游蜀太學治毛詩三禮兼
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
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

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
德乎立上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
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上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
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則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傾東
吳士人之望事皆施行十年詔曰太子中庶子立忠貞
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
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殊方伸
敘幽滯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臣子之

心願從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斯實物性
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邊荒遺燼犬
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處之何顏詔曰常
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
補納甄致二州人士詮衡平當為士彥所宗故蜀尚書
犍為程瓊雅有德望素與立至厚武帝聞其名以問立
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
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

我祖宗朝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
事理令惟并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
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
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提舉
川陝茶馬使推行之明年冬茶引取息至一百七十餘
萬緡買馬仍餘二萬足張浚以樞密院使宣撫川蜀素
知開善理財即承制拜開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
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

於郭曩氏為象數之學一日至汴聞程伊川講道于洛即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議論不合辭不肯就金人入汴不知所在高宗渡江許翰復薦之聞定猶在汴因詔留守宗澤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饋之食不受饋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上方欲用定會金兵又至定遂還蜀栖遁於青城山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定為譙夫子後不

知所終樵夫漁父時或見之世傳以爲仙

楊晨達州人宣和初試禮部第一丞相趙鼎薦其才召試館職論荆蜀形勢之說辟督府機宜俾撫諭四川吳玠饋遺過禮晨不欲阻其意及既還悉上都督府以佐軍用

楊載涪州人嘗憤劉豫僭竊因白張浚願以白刃橫行敵中欲手刃豫遂僞降金行反間計豫果被廢浚言之于朝賜載從事郎

張玨方圖城守立無以復命自沈涪水而死

趙節婦者達州人嫠居有兇人欲犯之脅以白刃不爲動既而誘以百端終不可遂刺殺之

雍氏昌州人其夫昌仡趙卯發也卯發以上舍登第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知不可守乃謂雍氏曰城將破矣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因請先死卯發笑止之及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

翁爲萬戶侯辭不就去隱五峯山有雲山詩集行於世
賈長卿長壽人淹貫書史以文書名世凡朝貴使蜀者
無不求其文爲槖中裝

會全斌遣光實入貢因言於上境內幸已乂安乞罷義
軍歸農太祖喜謂左右曰此蜀中俊傑也詔升殿勞問
遂以爲黎州刺史累遷銀夏綏寧府都巡檢使是時李
繼捧旣入朝其弟繼遷逃入蕃落數爲邊患光實乘間
掩襲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繼遷僅免使人紿光實乞
降因致情欵期某日降于葭蘆川光實信之及期繼遷
豫設伏兵光實至遂爲所害帝聞之驚悼賵賻有加官
其三子從子克明

三州立七砦以遏賊遂復雅州蜀平擢西頭供奉官黎
州兵馬監押以餘寇未息權卭駐泊巡檢明年陜路潰
卒復攻雅州克明又平之入朝改内殿崇班爲温台等
七州都巡檢使景德中改供備庫副使知邕州諭降左
右江三十六蠻峒獨如洪峒恃險不至克明攻斬其首
領陸木前梟於市與巡撫使曹利用大破澄海叛卒陳
進於貴州及代還眞宗問南方事對稱旨官其一子累
遷知鼎州會交阯季公藴寇邕州復改知邕州克明既

至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公蘊拜表謝罪遷克明西上

閤門使歷知登舒邵鼎四州卒

田錫字表聖洪雅人少好讀書善屬文登太平興國進

士歷左拾遺直史館上疏獻軍國要務者一朝廷大體

者四其略請賞太原之功爲駕馭戎臣之要機交州瘴

海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毋頓兵以挫

銳此大體之一今諫官不聞廷諍給事中不聞封駁左

右史不聞記言動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

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
圖籍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
儀自嚴此大體之二邇者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
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廟是豈太平
之制度耶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按
獄官枷杻鉗鎖幷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況隆平之時
將措刑不用而猶有非法之刑臣以為于法所無去之

當時所稱及長善辭賦太宗廷試貢士台符以尺晷成
一賦登進士甲科歷京西轉運副使時北邊爲梗台符
上疏請擇一介之使以修和好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
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可以專力西鄙是一舉而兩
得也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韙之景德初爲陝西轉運
再徙知洪州卒有集三十卷
蘇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
茂才異等皆不中乃悉燔常所爲文閉户益讀書遂通

司載其喪歸蜀初洵至京王安石方有盛名求交於洵
士大夫與歐陽脩皆勸洵詣之洵終不答安石母死弔
者傾朝洵亦不往嘗言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大奸乃作辨奸論以譏之以為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後
必亂天下聞者大駭及熙豐間人始服其先見
蘇軾字子瞻嘉祐二年試禮部是時歐陽脩知貢舉得
軾論為之驚喜然疑其客曾鞏之作不敢以冠多士但
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策居第一脩嘗自謂當避此人出

一頭地乃薦以才識兼茂科復薦制科對策入異等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素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以為宜且培養其才使天下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乃無異辭今若驟用則天下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上曰與脩記注琦復不可且請召試上曰試之者未知其能否耳軾豈不能耶及試二論復入異等遂直史館會其父洵卒歸蜀服闋還朝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及創行新法軾皆上

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
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惠三年又貶瓊州別
駕居昌化徽宗立移廉州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玉局
觀復朝奉郎卒于常州軾自爲舉子及出而高科制舉
內外侍從歷典方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
節所著述備列著作記中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又
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皆名士過最著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

元豐用事之臣謂之調停此輩若返必將殘害正人漸
復舊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
悔疏入遂罷調停之議又言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
官乃欲導之使東今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北生
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創
築城堡侵其膏腴議納純忠奪其節鉞若遂養成隙釁
關陜豈復安居又言天下皆思雇役而怨差役宜因弊
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拜尚書右丞尋進門下侍郎初

轍議先機以五砦地界與夏朝廷雖許竟未決至是夏
人遂發兵襲涇原屢為邊害每以地界為辭大臣議欲
用兵轍言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之不直宜責熙河帥
臣不守誠信輒敢生事於是宣仁太后遂從轍議哲宗
立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稍復
言熙豐事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上書
極諫哲宗怒轍書中引漢武以方先朝遂落職居汝州
數月元豐諸臣皆會于朝連謫化州別駕循州安置徽

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太平宮及
太平當國再降再復致仕居許號穎濱遺老不復與人
相見如是十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
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如其爲人所著作亦詳記
中子三曰遲曰适曰遜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時過年十九以詩賦入浙江省
試擢第一及軾爲兵部尚書過任承務郎軾謫英州惠
州儋耳後徙廉永過皆隨侍凡父生理晝夜寒暑所須

事自言其母常事軾有娠見逐而生巳因緣欲見元老且求其文元老拒之言者遂論元老乃軾轍之孫學術議論皆傚從祖不宜在朝罷爲提舉明道宮元老笑曰昔顔子以附驥尾顯名吾乃爲門第所累耶未幾卒所著有蘇元老集

李見富順人父英恪嘗誅王均有功擢知富順監見讀易于神龜山著易樞天禧令附驛以聞見不願仕有詩云一片青山消不得滿朝朱紫是何人是時納谿有蕭

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由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公勿止我遂去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其先江都人也七世祖藏用精於歷數知天下將有變而蜀獨安乃令家人來居眉山

揚休少孤力學登進士高第歷官工部郎中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得所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冑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慎密世未嘗知其有言也

李絢字公素邛州人少放蕩不羈兄綯教之書嚴其課

人諭蠻以禍福蠻帥罷兵受約束復召修起居注累遷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有能名以酒過
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蘇州卒
絢疏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
宗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禖還獻賦大旨言宜遠嬖寵近
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納之然性嗜酒無時不
醉終以此死帝悼惜焉
孫忭字夢得眉山人舉進士第歷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士久處顯要寧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韓絳論忭非糾繩才忭乃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手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無乃謂是臣誠不能也仁宗得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忭辭以任言責不當任事局乃止忭在臺諫言事不為矯激尤喜稱薦人才溫成皇后葬以劉沆為監護使忭奏沆為宰相不當為皇妃

徙知鄠縣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巫覡歛民財致祭否則有火災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希亮去父老泣曰公去緋衣人復出矣歷開封府司錄司事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訊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起知房州盜不敢入境殿侍雷甲率兵逐盜所至爲暴或以大盜入境告希亮勒兵拒之身

列訴道周希亮徐問所苦命一老兵抑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惟斬為首一人流軍校一人其餘悉赴役如初累遷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致仕卒贈工部侍郎希亮善著書尤長於易子四曰忱曰恪曰恂曰慥

陳慥字季常少使酒好劍用財如土閭里之俠皆宗之嘗在岐下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兵

護喪歸眉山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間
以經學取士學者皆宗王氏獨安民不變及入試王安
石亟稱其文命學者以為則嘗欲見之安民不肯往登
熙寧六年進士為成都教授與章惇為同僚常同謁府
帥惇輒毀其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而責之比於李林甫
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曰處厚富貴天下事
可知矣恐累陰德耳安民之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

衢州以疾辭除崇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未幾以
禮部侍郎召還數日除御史中丞奏遣重臣出按兩淮
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又言吳
玠屯師興利而西州人力已困玠頻年嘗講屯田顧聞
其積谷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先後饋運各幾何
然後按視講究以紓民力又奏令樞臣王庶召集各鎮
將帥諭以國體無分彼此緩急應援凡所經畫帝皆從
之屢乞郡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卒曾孫楙

告首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
告主矣於是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落
職知同州金人已陷晉降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
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
備遂不渡河而返擢天章閣待制先是高宗建大元帥
府重上三策一為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漢中
開國西蜀此為上策若駐節南陽控吳楚越齊趙魏之
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强弱為進退選宗親開府于關

韓亮以精鋭數百奪門出降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而死

上聞哀悼贈資政殿學士謚恭愍

王庠字周彦滎州人累世同居號曰義門父夢易以制科登第嘗攝興州忤部刺史以事中之罷歸卒母向氏

欽聖憲肅后之姑也撫柩而誓必二子有成贈復父官乃許葬於是庠與弟序益自力於制科以繼父志遂閉户窮經史百家傳註之學從師於千里以究其旨嘗以經説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者惟其自得

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
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
紹聖間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媿先訓以之行已足矣
崇寧應能書爲首選歸而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
觀行舍法州復以庠應詔是時方禁元祐黨籍庠自陳
與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已呂陶王古嘗薦舉黄庭堅
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顧屏居田里以
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及母喪終復舉八行爲天下

就其後京入相遂不復仕卒于家

李僑臨卭人紹興進士時光宗久不朝重華宫僑初釋褐即上疏言禄不逮養乞將所得官資回贈二親冀以感動上心朝論偉之

王賞當之弟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忤秦檜意出知利州賞爲文師蘇軾有玉臺集子稱學問該洽以直秘閣知龍州有美政歷吏部郎中著東都事略一百二十卷

庚字子西善屬文登進士爲宗子博士元祐三年父游瀘南瞻兄弟五人居母喪于丹山瞻夜夢庚曰吾夢得父書有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汝奉母莫吾趨瀘南矣即奮而起行至洪川遇江漲舟皆艤岸不敢動瞻以厚利啗漁舟不許瞻即入舟自解其維馳至瀘南父果病篤遂買舟載父歸至家數日乃卒元符二年庚以誣繫邛州獄語連瞻窮極掠治其詞確然不一及庚以故獄久不決會赦乃免庚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

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並用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而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不戒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使權給事中密諭以少嘿即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復
于金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
以重汚我我其可俟乎遂遂憤怒而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年十四試鄉書第一登高第調河
南户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諒覺不可
合竟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與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
怒蔣之奇在樞府薦爲編脩官布持其奏除懷州教授
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州學士歷

百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矣於是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貸軍費定子辯其顛末乃已再差知綿州元兵穿鳳州塞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趣綿以闖成都安撫使黄伯固急奏定子兼叅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卒就擒已而潰軍流刼州郡劒南大震定子語諸僚曰諸君自任去留定子封疆之臣有死而已因戒羣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吾

入內地為罪滋大乎衆悅而去遣吏給犒如令未幾敗
將和彥威等皆集彰明剽掠尤甚乃遣幕府入城大言
駭衆要索甚大定子荅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
各守紀律則給錢糧若敵至為國一死作忠臣孝子不
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乎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戰散
軍人給錢米若干令所部二萬人願如數定子報曰本
州已下令何敢食言但所給乃潰軍就招免死之人都
統所部非潰也亦受此可乎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

以餉軍定子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定子以功進直寶章閣頃之召入吏民追送流涕隣郡皆夾道焚香曰微公吾屬塗炭矣歷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因乞歸田里進端明殿學士權叅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不許未幾退居吳中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卒贈少保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舉紹定進士授利州觀察推官時李心傳奉詔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斯得檢詳文字

會稼死難于沔時元兵方攻沔斯得日夜號泣潛至沔
竟覓遺骸以歸服除心傳修四朝史復辟斯得史館檢
閱分修光寧二帝紀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范鍾當國
斯得上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
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
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
正而庇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又言
羣臣龐雜宮禁奇邪黷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

死事之臣黜退儒之將疏奏邊防十事初朝中本假此
命以出了翁及既出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甫二旬還
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
潭州皆力辭不拜乃詔提舉洞霄宮未幾再改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疾革猶上疏門人問疾衣冠酬
答口授遺奏須臾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通奉大夫資
政殿大學士致仕進太師謚文靖封秦國公賜第蘇州
所著有鶴山集

楊大全字渾甫青神人登乾道進士歷監登聞鼓時光
宗以疾不得省重華宮大全力請不報又三上疏其略
曰臣之志於憂君者義不畏死不偷生自古諫之不效
其大者身當斧鑕其次流竄四方其小者猶罷免未有
若今日不聽從亦不黜逐徒餌之以無譴訶之恩使其
饕富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位懷奸之士
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又云盜起山東而高斯弄
權二世不知蠻寇成都而國忠奏捷明皇不知猶左右

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縫掖皇皇非所以作成士氣遵
崇教化清之益不樂授蓁殿中侍御史陳垓劾罷公許
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同知樞密徐清叟疏論垓太學
生劉黻等百餘人及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尋授公許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進龍圖閣學士致
仕贈宣奉大夫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
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而敬愛親戚備至所
著有塵缶文集内外制奏議諸書

八十餘而終宋末合州有程順為石照令有能聲其母王氏嬰疾危迫順封脇取肝和藥以進母疾尋愈事聞遷知涪州

劉孝誠富順人親喪廬墓有芝草生墓側犍為有楊九澤一門孝義產五色靈芝於其居

程氏眉州人蘇洵妻通經史有氣節洵每游學四方程教二子軾轍讀書甚嚴軾嘗讀范滂傳慨然問曰軾若為滂夫人許之乎程曰爾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年阿回滎縣農家女也母嘗爲虎啣去阿回方牧牛即持杖走追及號泣擊虎虎舍其母坐於地阿回直前扶母而歸

侯彥直雅州人爲忠翊校尉至元間王虎寇州彥直引兵力戰于名山兵少力弱爲賊所擒罵不絕口遂被害

蜀中廣記卷四十六